









皇朝通志卷三十九之四十一

○大臣上

孫興公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9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三十九之四十一

○大將上

孫武子孫臆

穰苴

吳起

趙奢

李牧

韓信

周亞夫



趙充國

陳湯

寇恂

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別見

呂蒙

陸遜

陸抗

馬隆

西魏韋孝寬

五... 目錄卷三十九

陸抗

代... 目錄卷三十九

二



藏書武臣傳卷三十九

○大將

○孫武子孫臆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問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狗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

赴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歿後百餘歲有孫臆臆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臆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臆乃陰使召孫臆臆不齊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



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

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撒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白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



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勇加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李生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計者乎？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  
 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  
 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  
 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  
 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  
 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  
 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而賈  
 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此時賈、櫻、首、矣

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畱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  
 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  
 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  
 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  
 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狗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不戰而屈人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曾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索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乃之魯，學兵法，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依亂義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



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  
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  
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  
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量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  
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  
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強兵乎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  
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  
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  
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  
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召廉  
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問  
樂乘對如廉頗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



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闕，與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

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趣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



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今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括既代廉頗，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

○李牧 附傳

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人。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李牧 附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安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



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致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

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



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至漢時  
 馮唐對文帝誦之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  
 安陵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  
 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  
 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  
 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  
 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拊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真聖主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  
 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  
 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  
 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



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諂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卽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乃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  
 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食亭  
 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  
 其意怒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  
 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  
 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  
 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俛  
 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  
 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  
 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  
 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  
 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  
 將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  
 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大好的漢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武臣傳 卷三十九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士也○王○治○生○無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能得食之人何以又無○死○也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畱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旺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言語如狗人有疾病涕泣分



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祿忍不能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  
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  
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  
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  
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

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黥  
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信識見如此至自謀全不灌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  
何也利令智昏貪令萬人愚也求萬全故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  
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  
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王兵敗散而還信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軛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



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還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

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泺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即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

要緊者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歐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卽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乃服信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避不肖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對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泜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耕息耒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



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差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胡說可恨真利口真使人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

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眾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空被戮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因敗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大是計書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大是



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漢乃遣張良往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

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信不聽。武涉已去，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



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  
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  
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  
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蓋  
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生日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

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  
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  
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  
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  
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為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  
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



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脇。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貧。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

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傭。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六年，今出誇下者，以為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陳外，兵出入漢。有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乃發使告諸侯會陳。高帝且至，信來謁。上令武士縛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上自將而



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  
第上變告信友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  
來言豨已得成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斃  
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高祖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  
問信死有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之計高祖  
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

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  
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  
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  
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  
距之狗吠堯堯非不仁也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  
唯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爲  
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  
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好漢  
李生曰蒯通爲信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信之終不



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信固無負於漢王也。方其設壇始拜，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雲漂母之恩，醉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囊沙，垓下挫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况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為也。烏乎！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鄒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冤痛於心，其餘幾之人哉。

○周亞夫

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而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



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  
 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  
 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  
 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

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  
 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  
 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  
 崩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  
 年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  
 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歿士久  
 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龜阨陘之間且



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龜閣果得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sub>大是</sub>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以<sub>言、不得、矣、</sub>西<sub>、矣、</sub>天為丞相而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sub>、矣、</sub>景帝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欲侯匈奴降王徐盧等五人亞夫皆執以為不可景帝不悅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

事

卷三十九

三十九



免冠謝因趨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  
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事  
連條侯上乃召亞夫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死  
卓吾曰甚矣居功之難也使時無條侯七國之兵豈  
易當哉景帝非八主矣不三月而吳楚破滅雖十世  
有之可也

藏書武臣傳卷三十九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  
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  
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  
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  
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



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

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



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空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空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

何也

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巨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為虜所擊死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



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置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

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出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宐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釋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  
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  
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  
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  
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  
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  
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

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歿骨不朽亡所顧念獨  
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  
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  
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  
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歿於是虜赴水溺歿者數百降及斬首五



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木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之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利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雷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卽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



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

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仇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夫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宜，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



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有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  
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  
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  
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  
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  
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臣愚以爲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

八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空不久矣。從今盡  
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拘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  
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  
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  
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  
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  
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



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

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朔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空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放」

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其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抵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象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離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



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宮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荐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旬貸無節素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



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

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

中○匡○用○不○得○他

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

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

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

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

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

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

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

郅支數借其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足居者且千里漢遣使

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困辱使者不肯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困危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

大略既領外國即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  
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  
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  
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  
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  
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  
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  
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列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

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  
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門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凡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

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十里止。營傳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以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歿軍候。



假丞相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到支及名王首自放而不知與傷哉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甚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

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姝妻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到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到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

頭巾正了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到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搃城  
郭之兵。出百餘人。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歛戾  
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  
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昔周大  
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

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  
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  
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  
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  
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  
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  
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  
國疆於大宛。到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雷。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  
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  
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  
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  
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  
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  
爵關內侯成帝卽位丞相衡復奏前事湯坐免旣又  
以他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  
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  
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  
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  
策慮幅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  
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為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sub>可憐</sub>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廢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



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  
 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  
 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  
 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  
 府事一決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太守奏湯  
 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議郎耿育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

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然猶再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  
 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  
 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  
 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授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



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及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痛切之甚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

谷永耿育二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狗私忘國妬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軍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



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  
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計莫若復  
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  
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及王郎  
起遣將狗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  
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况然之乃遣  
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  
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况武於廣阿拜恂偏  
將軍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况武南定河內而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况武謂鄧禹曰誰可  
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况武謂恂曰  
昔高祖畱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謹守轉  
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可也况  
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  
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  
給軍朱鮪聞况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  
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



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炆武乃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光武卽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

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拜恂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



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  
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  
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為國也乃  
殺屬縣盛具僕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  
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  
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  
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  
私鬪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

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  
駕幸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  
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  
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  
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以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  
必惶怖歸歿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  
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



是河西道開後屬大司馬吳漢其圍囂於翼及漢軍  
邊峻亡歸故營復助囂囂死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  
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  
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沂峻猶不下帝遣恂奉  
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  
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  
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  
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  
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  
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十一平卒諡曰

延其其百餘年之平部人觀其長首以爲前宰相器  
林奉其誠服文始人又從其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  
頃刻之其謂是以初且自謂其行烈必重時我與  
也今來較意不風以難利也全之順文辭其首錄之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一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  
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  
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  
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  
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



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頰。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



武臣傳 卷四十一 三  
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曰  
兜題本非䟽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  
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  
兜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䟽勒將吏說以龜茲無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  
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䟽勒由是與龜茲  
結怨超因駐䟽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  
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

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超發  
還䟽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  
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  
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  
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乃更還䟽勒䟽勒兩城自超  
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  
頭殺六百餘人䟽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發䟽勒康居  
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䟽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



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  
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  
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  
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  
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  
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  
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  
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

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  
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  
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  
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  
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  
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弛十萬故武帝妻  
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其  
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



小昆弥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別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畱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幹謂超曰：邑親毀君，何不緣詔畱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既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節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王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節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知其奸偽，許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為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



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兵一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明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卑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

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迤之超遂與尤共勝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尤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即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

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



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馬耆王超留馬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歿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十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大馬齒穢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自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生校尉超素有胷脇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  
得已願進愚言妙絕千古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  
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  
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  
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  
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  
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  
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

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  
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  
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  
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  
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  
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  
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允武中興未遑外  
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



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度當時之宜，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設長



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管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熹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血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

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脇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



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  
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  
義從羌胡俗恥病歿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  
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  
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鴈谷斬  
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  
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  
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

單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  
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  
背畔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歿餘皆款塞納質  
於是緩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  
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  
塢壁而已四年冬訓病卒宮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  
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歿恥悲泣皆騎馬歌  
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  
牛羊曰鄧使君已歿我曹亦俱歿元興元年和帝



武臣傳 卷四十一 十四  
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  
平壽敬侯訓五子隲京悝弘閻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  
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  
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恚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  
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於是  
母哀而舍之及長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  
置左右數歲鄧當歿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

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荊州多畫策還拜偏將軍領淝  
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  
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  
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宐而已蒙曰今東西雖  
爲一家而關羽實爲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爲肅畫  
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  
蒙曰卿今當途掌事空資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  
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以  
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



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曾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曾肅以荊州借備且爲曹操

尚存宜相協輔與之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權深納之及蒙代肅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



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漳，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家，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日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來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



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半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馳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言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遜以遜爲右部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



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

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空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因  
上疏曰夷陵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  
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  
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  
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  
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勅各持一把棊以火攻拔之一介勢成通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  
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  
夜遁驛人自擔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  
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  
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

於天何干



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不可遂還未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

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



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畱宿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妣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又數與遜交書致歿于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二十孫皓即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

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闡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空遽上抗曰江陵



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  
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  
寧棄江陵而走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  
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  
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  
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  
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令公安督  
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雷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  
而自率三軍馮圓對肇將軍朱喬管都督俞贊亡語  
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  
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  
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  
衆傷歿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  
聞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于是但鳴鼓戒衆  
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  
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  
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



祐拒僑札之好，抗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沉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臣歿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遂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故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木。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兖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余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將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



平時南虜成癸每為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為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為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詡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召隆以舒代鎮兵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西魏韋孝寬

皇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讜經史累

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空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嶠澠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眾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



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介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尔  
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  
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  
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  
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  
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  
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  
灌油加大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大竿  
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三十一道

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  
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  
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叅軍祖孝徵謂曰未聞  
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  
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卽須救援適憂尔  
衆有不反之命上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  
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  
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  
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



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授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埃，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埃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余，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平

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之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謀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



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為兩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知孝寬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計若棄嶺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並平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言廷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亮

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入言高山



不摧自崩。斨樹不扶自豎。今謀人多。齊遺新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薨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一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大將下

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忠嗣 附哥舒翰

李光弼

郭子儀 別見



張巡許遠

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曹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玠

孟拱

種世衡 目錄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二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  
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  
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  
邑丞高祖擊突厥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  
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  
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  
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  
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  
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  
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  
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  
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畱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  
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據集乃悉  
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  
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

分其兵或畱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  
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  
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畱靖守營自帥銑師出戰果敗  
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  
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  
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  
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  
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  
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



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

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碇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



曰不然公祐猶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會之江南平太

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



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  
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  
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  
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學頡利乘千里馬  
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  
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  
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靖薨年  
七十九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  
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

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  
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  
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  
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  
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  
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  
曰虬鬚客成功也

○裴行儉 思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



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  
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  
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歿  
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  
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  
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路  
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  
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

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  
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  
乃發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謂約畝  
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  
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  
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趨  
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  
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是日也  
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



齊襲遮匄首獲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巴禽狀於是遮匄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歿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

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交餘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遂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涇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傳以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



南。兵。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通。陰。陽。曆。術。每。制。敵。摧。兇。必。先。期。勝。日。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為。世。名。將。時。有。後。進。楊。嗣。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尚。書。李。牧。玄。

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令。終。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四。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爲文元振上寶劍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卽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

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



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  
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  
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  
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  
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發和親  
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然之斯亦離間之  
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  
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  
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

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  
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  
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厰十年牛羊被野治涼  
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焉神龍  
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  
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  
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  
寒凍會罷卽歿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  
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



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震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畱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髻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頽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

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也

○張仁愿唐休璟

張仁愿下邳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



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比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比皆大磧也斥地三

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怛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



愿焉。休璟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附哥舒翰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

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

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夕。」養禁中，肅宗爲忠王，與之

遊。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

持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茲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



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一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

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



方有寵曰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  
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  
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  
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寢少及鎮河隴又請  
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也家富於  
財任俠縱蒲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  
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  
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

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  
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于  
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  
至塵鬪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  
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示  
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  
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  
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  
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賫金帛以



救忠嗣翰性賈襍裝自隨曰使吾計若行奚取於是  
 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  
 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為末貸其罪忠嗣不及  
 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  
 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  
 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翰又以朔方河東郡牧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  
 赤嶺為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涼  
 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  
 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  
 深厚結翰翰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既病廢  
 還京闔門不朝請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  
 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瘕不能事事悉以軍  
 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  
 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  
 國忠故稱兵今若畱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漣水誅  
 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



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  
羸師欲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  
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是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欲誘  
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  
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  
怨之既淹時不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  
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  
國忠計迫說帝趨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  
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

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  
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  
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慎無出軍而  
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趨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  
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  
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

夷契丹種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  
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



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歿後，郡爲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焮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流矢歿。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  
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  
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  
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  
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  
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  
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仗  
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  
牛廷珍之兵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

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  
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  
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  
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  
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  
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  
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  
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



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柵，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歿者什二三，乃還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歿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歿，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畱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歿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

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攝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畱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誑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萼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

百。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渾西。大破之。



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時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渾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菲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鸞撞車麾兵填塹入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

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荅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汝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



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自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歿以之。退者斬。旣而馮瑛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

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瑒、王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肉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旣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潛還。



軍唯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卽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

功。日月懼。或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吟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媚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却。光弼使傳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

好皇帝



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史朝義乘卽山之  
北造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就道疾驅入徐  
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  
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  
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  
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  
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瑒爲元  
振讒歿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

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  
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  
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  
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  
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  
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  
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



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王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宗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

將殺之適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



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  
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  
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  
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  
會糧乏潮餉賊塩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  
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  
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  
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灰  
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來圍

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  
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遣軍二  
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  
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湏此城歸馬三  
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  
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  
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



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  
 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  
 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  
 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  
 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纜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  
 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  
 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歿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  
 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  
 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

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賊米一勺

斃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瘳傷氣乏巡出愛妾

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

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

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

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

名甚

脚步

此處醜甚可厭甚好



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  
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  
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  
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  
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  
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  
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上與男子可敬可念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  
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  
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

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  
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  
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  
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  
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  
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  
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  
怒以刀抉其口子琦又以刀脇降霽雲霽雲未應巡  
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

大... 卷四十二... 三九



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效。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  
 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  
 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歿。巨之走臨淮。巡  
 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為巡補  
 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元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  
 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守  
 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  
 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  
 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

此、姊、可、與、聶、丁、政、○、姊、○、同、○、傳、

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退  
 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  
 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  
 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  
 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  
 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效  
 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  
 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歿，而莫有畔者。城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

哀哉

不○成○語○



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  
鄧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  
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  
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  
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  
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  
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  
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燮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

○大○是

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  
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  
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  
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  
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  
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  
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  
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或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



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  
使去疾與許玫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  
陷而遠獨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  
爲功則遠後巡歿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  
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  
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  
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二







